

奧倍  
編輯

大阪繁昌雜記

卷壹

奥倍信所著  
大阪繁昌雜記  
卷一 二冊  
明治十七年九月  
窪之文軒

ル 4

5005





行刷月十第年七世百五千二元紀

真澤信行編輯

# 大阪繁昌雜記

初篇

大阪書林 寶文軒發兌



叙

一書一表世之常也唯曰之序  
漸為今日之深淵今日之深淵  
竟可及耶云為昨日之涉漸  
至我而不老葉繁昌之危念  
與付運世勢相觸遷而有  
異乎極是名生他之妙用不  
可測之微効歟幸內氏著

序



江戶繁昌記為看其程可驚  
其繁昌之京哉而兒為三平  
年——之末方見澤氏服部  
氏亦其東京繁昌記看人皆  
在生之始者皆其繁昌之末  
所至重複在島而口戶之與  
東京比同一武州之都戶也  
則古一氏之繁昌記足以觀

至狀有如服部高見澤氏  
之書是只其糟粕可不必  
見之程也然可獨人多侮  
之知也新繁昌記者——由  
其內也其今之繁昌與古  
之繁昌大異其程多其  
風以之益繁昌也新益  
奇焉者也其人所以不糟

物初新，蔡昌記而陳腐，視舊  
蔡昌記也。余亦嘗世人用之，極  
常，欲好新奇，以益探造化之  
天真也。何奧澤氏以新蔡之  
所，其出書余，展觀之，寫白浪  
華，一且樣之，無探愈，益  
新，益奇，奇者而愈巧，益妙  
至，且此個，設古人，措，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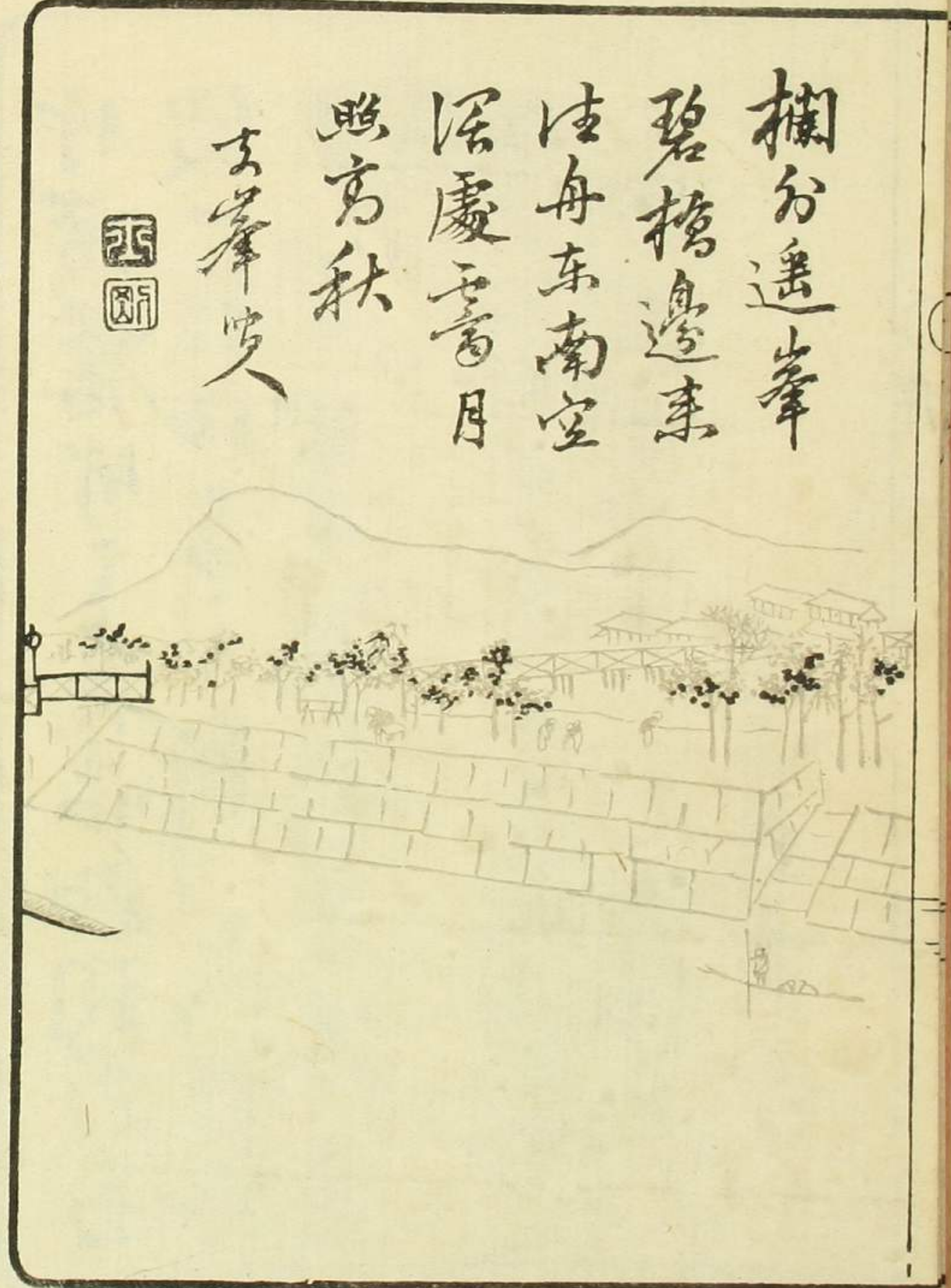
竹凌舊竹，其真味如酒，乃奇  
彼一雜如奇之新，文體序  
之，而之，全生，其彩者，流矣  
哉

明治十年七月廿日黃巖西史  
戲題于浪華四格樓上

吳堂得書



欄外遙峯  
 碧檐邊  
 佳舟東南空  
 溪處  
 照高秋  
 去聲  
 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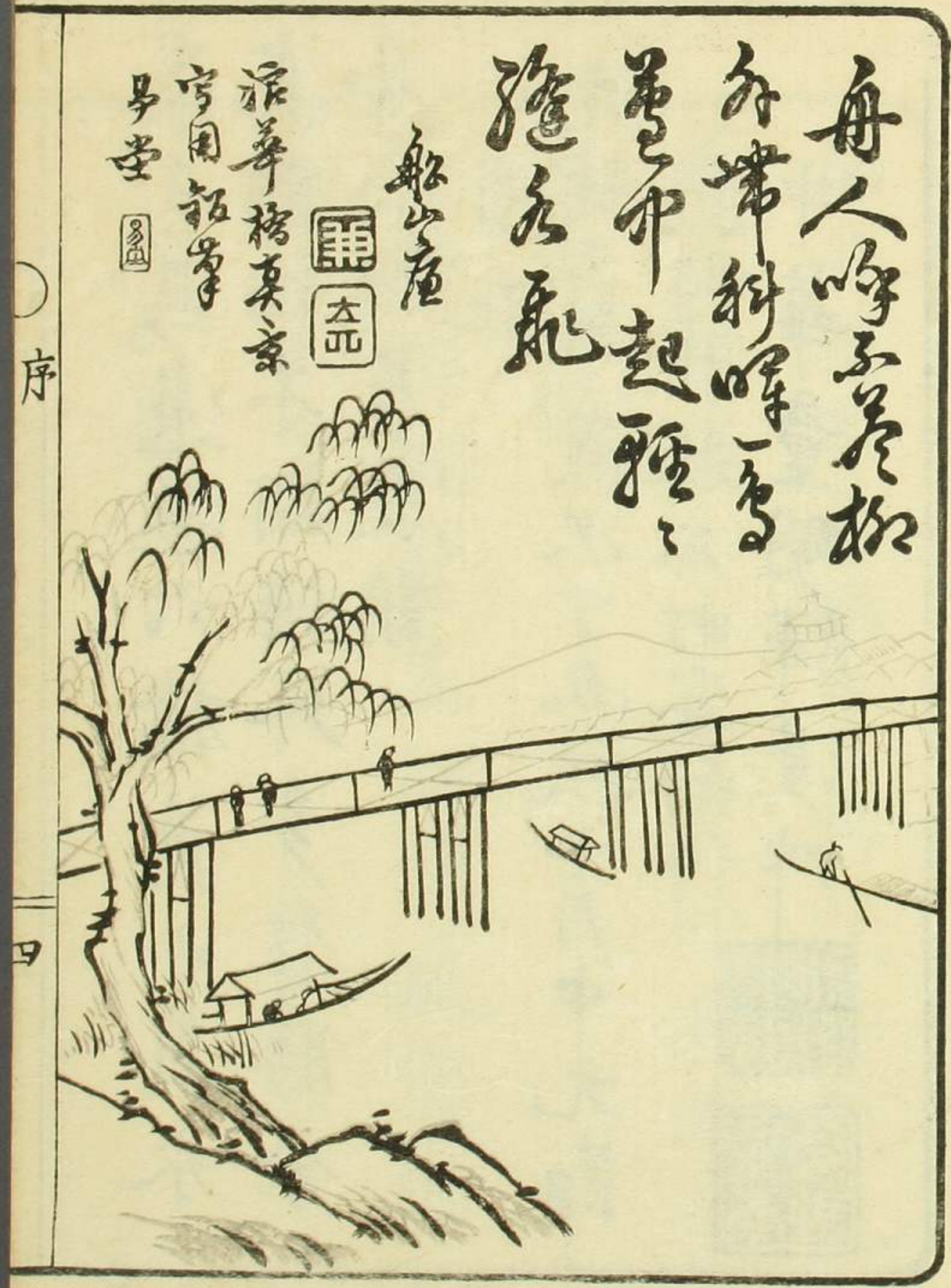
舟人呼不  
 舟帶斜  
 是甲起  
 離名

船山居



非華榜  
 字用  
 易堂

序



景色無邊遜六橋真山真水  
畫難描不期海外多佳勝分  
尋西湖景更饒

皆在

光緒三年歲次丁丑秋七月中元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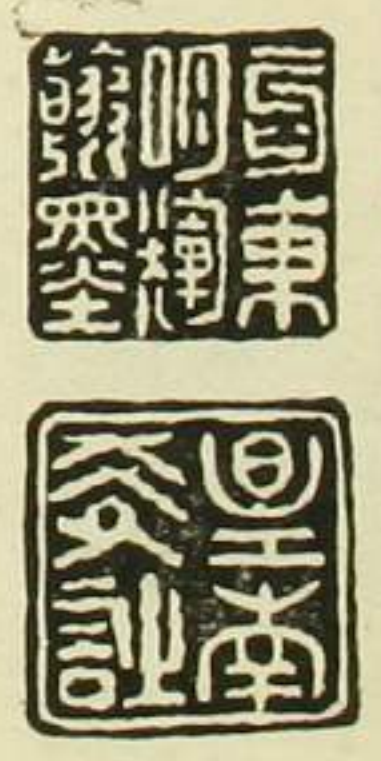
戲題於秣本町客邸

中華童明輝漫州



扁舟搖出月明中吟袂香侵菡  
萼風煙靄不生銀露玲居然身  
在水晶宮  
垂柳拂欄繫畫船歌聲響徹  
晚涼天世間利走名奔去不斗  
其樞不羨仙

浪花櫓口占鵬程逸史漫州  
海外知友童明輝書



大阪繁昌雜記卷一

静岡 奥澤信行 編輯

難波鐵橋 附山崎鼻公園

兩字一轉 模出新樣 自是以下 十七字及 出全篇大 文字

渡邊大江橋之跡蕪矣。千古桑滄變太。今無由  
效徵自中古來有天滿天神難波之三大橋而  
難波橋朽矣。維明治九年第六月大阪府廳修  
治之至第十二月告竣成。以月之廿五日行新  
渡之式。自府之官吏暨區戶之長。以至本地之

豪族皆臨焉自是爾後吾輩人民亦初有感戴  
 履霜之歡新架之橋以鐵造之以木敷之其為  
 狀尤奇俗稱之撞木橋蓋以橋之中央直接中  
 島山崎端為丁字形也故河水亦自是义流其  
 南者為土佐堀河其北者為堂島川南橋長四  
 十九間五分北橋長七十二間八分幅皆四間  
 二尺鐵欄長橫荷燈高照真吾華城之一壯觀  
 也從前山崎尖端與橋相距十九間是以南來

欲到中島者不得不枉路于梅檀木橋北自天  
 滿者則非取大枝橋無路之可由可謂迂亦甚  
 矣。迂者道路修繕之法無不出直迂夷嶮之舉  
 今也幸會新架之機不可復徬從來之不便也  
 府廳有見于茲斷然興此大土木豈得已哉於  
 是乎買中島極東之民地若干步除人家四十  
 戶林埤堤三十四間疊之以花崗石而埤上平  
 坦之地風景絕佳可以築小公園也公園之舉



豐亨前後

良對

舉風聞及

馬實況之

壯大起後

文真個一

大文筆

數世終日

苦役之熱

汗以作其

洗滌之場

出于兩者

反于兩矣

人民亦有

見哉

亦豈徒為哉

據所聞自鍊材石工以至移家之

贖築植之費概算不下三萬圓云嗚呼一橋之

直三萬圓豈可謂廉哉然以千載不朽之眼觀

之了是歸無價況方此燦金沸石之候肉倍血

管之人身豈能所耐然而洗滌終日苦役之熱

汗總可以貫一死者唯有此地耳若夫金烏已

西一浴之后放一步散策于橋之上埠之頭造

化之無尺藏亦唯在人々手中而存焉恰是像

腕約寫出  
府知事之  
功德者温  
柔如綿

出焦熱大焦熱之地獄而入清淨無垢之極樂

思到此該府相公之功德實與彌陀之誓願一

般雖吾輩無緣方外之徒亦不洩于接取不捨

之恩資豈可不感泣乎豈可不隨喜乎

自南橋接埠頭之處而折數百武之間新植各

種之樹木于南北兩邊而中道直線如砥則走

中島之路也挾路林樹扶疎為風致者皆輒近

流行之築法雖人或曰該地山遠河廣風景濶

大坂繁昌雜記

卷一

寶文車本

謙語巧聽  
得世上矣

大而為這素駝師庭中之結構殊不適其規模者然新移創植者固不宜古木老樹是以自不免植樹屋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焉所謂西洋庭歟文人庭歟茶人庭歟至論其方式予輩疎樹藝築園之術者安得挿嘴于其間哉而樹間縱橫穿路蹊種細芝以做自然經畧芝之為狀有方有圓有楮有圭有長方有斜角紆迴徜徉可以博興也頃者府廳配置數十脚之床几長

府廳所管  
下之繁昌  
至此而極  
其功德之  
洪益較著  
焉

各六尺後邊設勾欄便憑靠者于一縱一橫之間以供遊安者休憩可謂注意亦至矣  
 方西北之一角直與鍋島濱相對之地占一畫張涼肆者為鹿島亭四阿之洒落榻椅之清潔  
 檯燈之煌燦無不整備焉可以酒也可以茶也  
 酒徒也往惡客也來又宜于雅又宜于俗騷客  
 維休蕩子是憇於談地居奇貨者實以鹿島亭  
 為第一先鞭宜哉遊人之趁晚涼者常滿其

亭床也。近日此地下涼榻露肆者頗衆然其草創者鹿島亭也故今特舉一隅至其如

三隅則任者客之類推耳。

四阿之中央挂一箇玻璃燈方丈之席上打坐

四五名杜康人氏雖不見青衣之行酒然亦非

釀杖頭之素寒貧三箇籜包解放在團膝之中

坐二箇酒瓶廻不離各個之掌底酒已數行而

人已醉矣人已醉而聲漸高矣已而為拳拇猜

射之戰聲已而為連吟無弦之肉聲為促爛之

納涼者之  
實況耶抑  
能醉者之  
實景耶

聲為呼水之聲唯未聞雲邪山邪之破調聲暨  
時事談論之激烈聲是尤為妙也。

移一榻于樹密人靜處兩個對坐敷蒲席開提

籃乞湯不及茶僅徵一盃之點心亦不肯下

箸蓋由有另所齋也徐徐自籃中取出小形茶

壺幾箇先以手中鄭二重的拂拭去茶碗也

然茶卓也然一二經箇順序方纔應位地整頓

為器皆怪狀靡弗雅致蒼碧有澤古色可鑒妙

五

置竒陳之安排。茲畢矣。方始及茶焉。聞近日雅人之愛翫。推古器。盆。栽。煎茶。而煎茶尤所難。噫。人間到處。何地無茶。而何人不飲茶。其所難者何也。在識別真味也歟。煎茶之式。非千家非遠州。各個各別。人皆自我成古的見識。無非盧陸。其人也。此時湯不熱不冷。溫度適當。便把箇壺中。玉露一掬。投回瀆。以湯浸之。料茶氣稍溶解。注入諸兩箇。碗中滴數滴。賓主分啜。焉否。

實不足啜也。紙焉而已。賓主品評。入微爭毫。曰。宇治。曰。水幡。曰。小倉。曰。香氣似水幡。甘味如小倉。果是二品之混合。曰。色佳而香劣。非醍醐則北野耳。習樂。回須。舌澀。胃脹。而后已矣。風流也哉。若人。市中之隱者歟。鬧中之閑人歟。抑亦於鬧市之間。故意誇張。閑隱之徒歟。非歟。不說真不題假。是這甚。鬧甚。闌之地。而見此。至閑。至靜之事。真竒中之竒者也。有没尾馬先生。在傍窺。

摸出真景

煙花猶覺

熱況燈花

乎數方避

暑之衣使

目清涼者

獨有此花

瓶行亦妙

哉

見該席上一席雅件莫不具備然而以一枝花  
兼一炷香殊不堪隔靴之歎私欲補之恰好有  
個活花生香來乞視下條陳列

翻々妙香撲鼻太不知是何來風信不覺回首  
看時擁出一夥之解語花起先進來的果是奈  
何打扮

明眸皓齒秀外惠中洗髮慵梳束以珠鈿橫  
鬢銀櫛學欲沈之新月一雙蛾眉劬稍長之

清味澄氣

一讀猶覺

寒慄宜去

納涼客之

求涼於茲

也

清婉

柳葉肌清欺函館之冰氣澄羸澱江之水衣  
薄薄似蟬羽薄裳淡淡如白蓮淡指上金環  
周輪殊小脚底桐屐木理尤綴豈是月中之  
嫦娥假出廣寒宮裏來戲人間歟非歟  
第二進來的

島田如仰峯角崩些鬢端寶釵危欲墮墮豐  
頰紅醺海棠露滴醉態倒露天真可謂揚太  
真第二也

第三位是何等風態。

寒梅春瘦玉骨疑不支。暗香動處丰神更清。

婉翠髻愛輕新蝶。玉手描重捺。原筵羅綺。

不堪矧錦帶。潤品題推詎。新粧飛燕。

另有一位之尤可憐的。

年紀未滿破瓜七分。春色嬌養剩三。宛然半

開花。芳香堪想見。侘日之爛熳。雲鬢花簪。摸

得東京樣。更新鮮。紅襟紫袂。寫來西京風。別

佳絕

雲上多情

誰開此花者

洒落偏追姐。二嬌痴誰得惡之。言今何人抵

得的。若非筒井筒詠。振分髮紀氏女。方應初

元結契永世若紫。

澄時。四個解語花。占一榻呼糖水。咬冰塊適意

談笑。少頃太是此。一夥何故不交一個男兒。又

何故無一奴之扈從者。麼看客有所。殊覺得烏。

這是北地之名妓。伴財主于泛舟納涼之遊的。

那財主由夜來一連鯨飲太玉山頹了。現在舟

輕樣輕於  
風薄衣薄  
於水千客  
萬景皆見

水板... 雜記... 八... 續... 于... 詳

感清涼為  
不亦宜乎

中。軒。二。睡。着。妓。輩。乞。托。着。護。于。作。成。婆。方。纔。偷。  
箇。閑。來。上。埠。頭。過。遙。自。適。排。却。終。日。歌。舞。獻。羞。  
之。勞。也。鄙。語。道。隣。家。雜。炊。勝。自。家。八。珍。然。此。輩。  
會。中。之。習。慣。倒。在。反。對。點。是。以。舟。中。所。充。滿。吳。  
鱸。蜀。薑。與。青。州。從。事。妓。輩。不。肯。容。易。下。箸。一。碗。  
糖。水。一。塊。冰。片。亦。是。自。家。力。食。之。物。可。想。其。味。  
瑤。桃。瓊。漿。不。啻。而。樓。婆。之。一。唱。亦。可。慮。的。所。以。  
不。能。久。駐。也。有。小。詞。記。餘。意。

風師已情  
痴沉為之  
離合者乎

往者近水  
來者不拒

脂粉不汚浴後粧小閑連步探新涼風師何  
等情癡物吹透羅衫帶艷香  
成者不思思不成與郎曾此話芳情奈何風  
水依然在不似爽涼前夜聲  
一聲嬌喉叫惠來只見二客相携入來浴衣禪  
帶麥帽而洋杖運步濶二肩角截風眼閃二地  
四顧擇一床最近水者相對而踞坐為亭娘子  
早把一盆之茶具來羞之靨窩推笑顧盼一回

遲ト去ル。一客喚歸之而問曰。有酒麼。娘子急翻  
 躬來曰。有諸。難乎洋乎。唯客之所命曰。快供麥  
 酒一饅來。娘子應聲轉躬走去。一客急喚曰。下  
 物何。娘子赧然曰。無有諸。客攢眉曰。有酒無肴。  
 何等欠典。將奈此良店何。無己夫。錯乎。娘子愈  
 忸怩曰。亦無有諸。客氣急曰。然便何所。有曰。餐  
 糕點心諸物耳。客曰。以蒸餅為下酒。古今來未  
 曾有之珍話。一客自傍問曰。此處抑為何而設。

娘子之智  
 可及也客  
 之愚不可  
 及也

也。娘子曰。納涼場。客曰。叱。不要尔多嘴。予固知  
 道焉。既有酒。何為不居肴。娘子曰。隣店皆酒池  
 肉林。如下店。唯任貴客所好。而賃席而已。其如  
 備酒則貴客之瓢裏已空。而興未盡者。非靡不  
 時之需。而欠之殊。不耐索然。所以備之也。雖然  
 要非下店之本色也。客辭窮。故意冷笑曰。果然  
 也。來飲此者。皆寡酒之徒乎。去間豈多無下物  
 而飲酒之人。種邪。娘子聞。屈此不覺失笑曰。貴

大坂繁昌雜記  
 卷一  
 十一  
 寶文行



一笑入主  
意妙

謂其子聖  
誰知烏雅  
雄

客之提帶者千簞百盒亦何妨也。二客艷然蹶  
起曰：歸去來！如此之殺風景場，何足跼乃公之  
趾乎？麥酒又不沽，茶錢也不償，風揚而太娘子  
瞳若目，送久之獨語曰：殺風景，夫子自道也。吁！  
書生之不解事，一至此歟！急撒一撮之食鹽而  
入。

絞纈之浴衣，茶紹之外套，與他措大輩靡太輕  
重。只於帶間見金鏢之晃，與煙具之爛，二可

一字意迫  
一句切通  
而美入亦  
容方接球  
簾米美益  
添美情益

知這是雲間龍髯公，步武殊寬，綬態度故優揚。  
只是一場涼風為君添一層之涼味，滿川流水  
為君加一段之清聲，風也水也，固非有求于髯  
公者而添涼味，加清聲者，抑何也？偏是由髯公  
生平接人之習慣，自己胃裡之思想，俾然也耳。  
寬綬優揚，徘徊于中庭，而如有所俟矣。聞得黃  
鸝求友之聲，忽地自林外落來，節維溽暑之候。  
况又暮夜之時，那裏得有此現睨，衆怪是時只

癡情作者  
之用意可  
想

大陽每言詩言卷一  
看高青邱詩中之妙處。月明林下美人來的光  
景。那美人認得髻公于荷燈影裏故意跑張一  
過。如蹶憑着他身邊鶯喉轉處先放意疲矣。一  
聲又更為拗爾之色曰。郎君何意撒却妾于茂  
樹之間。竊來在茲。無乃由一瞥箇別嬪避妾將  
有所為耶。妾在那匝松出柳之處。失郎君。慄急  
欲泣加之。或有蛇兒之可恐。心上動悸。今猶跳  
不休。雖然口吐艷痴嬌怯之語氣來。而其丹田

吐何物  
兒括出秘  
中之秘末

方寸之內。六尺偉幹見從頭一吞。應無餘地。而  
之嬌眼更漲一點秋波。注于髻之面上。秋時髻  
公終始無所說。滿顏得色。可掬稍而笑曰。阿卿  
之玉蓮。那其遲也。顧當以見得那邊排甲之伴  
妓乙。吃起箇醋來。為探偵他太遲一步也。如那  
蛇兒亦安知不阿卿之化身。已被阿卿魅一魅。  
彼安珍者。果不可得安穩也。可怕哉。二二登  
時美人難道不羞憤。娥眉急顰。星眼驟張。睨一

有此一勾  
前後之意  
脈都貫通  
關鍵掃諸  
忙中巧手  
二二

晚欲言未言雙手急捉得髻之手頭緊々這是  
兵法所謂不戰屈人之兵的手段一般眉訴眼  
愬十根春葱可代陳情之表一顆清淚珠優雪  
冤之辭髻公見得魂鑠肉飛可愛哉可憐哉何  
以足形容其情懷奚得不將温言慰藉他怒氣  
而有体面之味宜遽乞降于軍門者徐二說曰  
甚矣哉阿卿之不解言也阿卿最初詰予以追  
蹊別嬪生他念是所以予酬阿卿以俳甲云二

實情

一轉破情  
語逐前段  
起後段是  
過度之文  
法乎

之語也畢竟彼吾俱是無痕之戲言所謂以言  
買焉以言賣焉者耳不圖常談出馬唾壺出蛇  
否歌舞伎出蛇阿卿何為人意美人曰唉猶挑  
人耶向他腿上一捻去髻公笑顏欲頰曰痛矣  
二二相拍相捻背後有店婢之捧茶佇立忍笑  
候事之成葛藤漸解矣進曰官家下榻果擇何  
地乎髻美吃驚相視而慝笑就榻啜茗匆去  
傍人評曰吁權的之騙主翁一至此乎那俳甲

大坂繁昌雜記 卷一 十三 贊

鉄有越歴之緣故以金力之力為金氣以電氣之氣為電線如何好對

云二蓋主翁偶然任舌之言耳然其實果無麼非印紙貼用之限也而別嬪云二亦未易保証其非兩是輕薄路傍之情將何所措確信然遽皮想之兩個意氣相投之狀殆俾傍人不耐見夫鬚之為髻由電氣之引權之為權由金力之吸引二力相須呈此奇觀不意納涼場裏見箇迫人之熱事熱汗與冷汗交下真可厭也諺曰夫妻反目狗兒亦不食的把自家雙枕上之

一變再轉結衆怪見以下之文來然而之二字說入人大主義而綿中之劍忽與絲俱柔收結巧手感嘆

餘殘來更在他入面前演痴話痴情之一齣何不知人間羞耻之為何物之甚也然而張得彼活劇之本錢則倒是吾人粒々辛苦之汗也哩吹々罵得口角噴泡一人奮手曰休矣々々冷汗乎熱汗乎將粒々辛苦之汗乎儂不要題之儂只不覺艷羨汗之濡下體也衆開笑曰說得不爽矣

○築地 一日 蠅島

東人類西  
人感筆者  
何不自省  
乎一矣

難波橋之上。天神橋之下。澱水橫流入東。橫堀  
之第一橋。為芳屋橋。而沿橋之西畔。中洲之南  
岸。紅樓翠閣相連。而興者為築地。築地之地形。  
宛似東京。柳橋。而又如西京。三樹。然柳橋有船  
無山。三樹有山無船。眺望之景。遨遊之具。遂不  
能無遺憾也。今築地則兼焉。而其諸樓。多以逆  
旅為正業。傍辨割烹。然仔細點查。割烹之利甚  
大。而逆旅之利甚細也。然而以其細者為正。以

大為副者。抑何也。蓋諸遊于該府之豪客。避市  
街。雜沓。占山水風景。幾日之小生涯。亦當得不  
辜。肩香風涼月之逸興者。唯此地為然也。况於  
其副與正。固不妨來飲者之自由乎。是以旬日  
流連。亦可一夕。小集。亦可一京。所不有也。  
或曰。此地無妓。豈得不輸一籌于柳橋三樹乎。  
其然。豈夫然乎。看南地之蕪小。北地之念奴。新  
街也。堀江也。連他西京妓之僑居者。未曾見一

減 六 二 一

日無妓之日也。庸焉可比。諸彼柳橋之柳三樹  
之花一地一色之局促哉。不信等下條分解。  
樓樹倒影暮色已催謝公之車。駐戶外東山之  
妓一笑連袖迎諸樓頭。豈得非賀淝水之捷乎。  
唯不知折屐之歡。果在擒阿誰耳。樊川之詩。竟  
多在醉夢模糊之中。揚州十二分之無賴安違。  
顧蕩子之謂哉。促水雜炊試解宿醒者。三日流  
連之由良助也。演暗溟白帆之舞。街豪華者可

寓意深矣

如畫

妙對

知是紀文之亞流。雖然仙洞。究竟是魔境。人間  
不如意之歎。常在十分得意之時。可勝歎乎。余  
唯寫其得意之時耳。

樓上湘簾半捲。樓下燈影漾水家々之夜宴。方  
盛。只見似畫眉之新月。遠懸摩耶峯頭。淡影落  
亞字欄干之上。飄羅袖之風。送來淡路島邊。粉  
香動周旋。獻羞之間。截鮮酌列。撒豪寄興。歌舞  
起兮。纏頭飛拇。戰敗兮。罰盃下。心熱耳鳴。漸而

大反殺繁昌雜記

卷一

十六

寶友軒

可知是契  
川

人復坐。色枯。喉乾。於是乎絃離手。  
隣房則燈不必明。酒不必飲。俏郎倚。勾欄靜。按  
小詞時亦拍節。助聲麗。姬膝金槽。瓜彈輕掃。詞  
曰。草露重。涼颼輕。顆。葉上。月無端。隨有。色。露  
那零。那零。那露。野草濡。得更著。水調淒婉。相  
視不語。蓋不勝情也。恰好露欲隨時。風來動之。  
意氣相投處。鬼神無奈之何耳。

○中洲納涼之記

旭水漁史戲稿

初虛叙浪  
花繁華皎  
盛遂揭夏  
候納涼之  
盛最後談  
到中洲之  
納涼以反  
映其中洲  
之最繁華  
咸起頭一  
段豈可勿  
々讀過哉

浪華之為地也。大賈巨商之所輻湊也。雖曰其  
疆域濶大。不及東京。其名勝雅區。不如西京。然  
至繁華。殷盛之一點。亦更不讓一步於東西京  
也。彼四時花月風雪之遊賞。宜於文人隱士。宜  
於風流才子者。至如挑谷之花。澱江之風。無尻  
之月。甲山之雪。雖謂兼墨川鴨。積芝浦。獻山之  
四勝。蓋可非誇言矣。而四時之遊興。以夏候納  
涼為冠。坂之地勢。背山面海。而澱江之流。截斷

好譬喻如  
見真狀  
此段專說  
中洲之位  
置及納涼  
時節入火  
殿之主義

閩府之中央枝流之多。經緯錯綜於四方。故舟楫之便無所不通也。古人或曰。天為風流才子。納涼而設焉者亦宜也矣。然而納涼之最盛。以中洲為第一。中洲者。殿江之末流而輓近由水路之變遷。自然生出者。宛如鯨魚出背之狀也。進潮則隱退潮則見焉。東有天神橋。西有難波。橋南橫青色長霓者。茅屋橋是也。是此納涼場。始於赤帝逞威而夜間人不能眠於劇衝矮屋。

矣  
二句好對  
洲景之字  
字眼該字  
重々層層進  
而成此察  
爛一大文  
字異使中  
洲不負為  
大繁昌之

薄暮浴罷。單衣手扇。徜徉於沿川路頭之時。終於暑氣漸收。金風送涼。不復須假。夜涼於風水之候矣。中洲漸盛而炎威從盛。冷氣已催。而中洲亦從冷。故中洲之盛衰。則暑氣盛衰之徵。而謂之赤帝之恩賜。亦可矣。洲之為景也。畫別區域於板榻。芹簾有賣酒者。有商菓者。有水店有茶肆。皆足以沾。盡日苦熱之枯腸也。至夕陽西。春群星放光之時。滿洲之珠燈煌々。輝々。月色。

大坂卷四維巴  
卷一  
十八  
大坂野行



地

文字之繁  
昌亦便堂  
島天滿辟  
三舍焉

為失色。水光為無光。風流才子往為隱士。文人  
往焉。俗客往焉。鳳人往焉。喧々囂々雜沓之甚。  
堂島之米市。天滿之菜市。亦應避三舍焉。回首  
東望。天神橋上。無數之燈火。一線橫截河上。而  
與赤龍卧水之觀。當橋之北位。更有黑蛇蜿蜒  
為昇天之勢者。是蓋造弊局煙突之噴烟也。西  
顧則難波錢橋。分架南北。橋之中間。鬱々處有  
點々之光者。植樹園中之衛燈也。而洲裏踞榻

讀至此余  
胸偶覺痛

深延三尺  
可想

一層

跌床而傾杯。悠飲者。愛風景之風流閑人也。頭  
髮如栗殼。纏白布於腰。漂々乎右往左往。為場  
裏之贅疣者。書生之素見也。高帽高戴。鏢鎖長  
垂。携揚妃第二世。逍遙焉者。不言而知其紳士  
之拉愛的也。短衫不掩腰。單手中。而在呼奔走  
者。彌次馬社會。妨害他人之逸興也。於此時乎。  
中洲未足稱也。至二更之後。幾多之涼船。從西  
從東。悉來湊中洲。而亦有各色各種矣。一葉之

前段只叙  
洲中之容  
情此段加  
舟來之容  
添其聲言  
之狀可想  
見焉  
聞他涼尤  
有味哉  
亦試之也

中球燈無數。載色妓幾個。急管緩弦。甲謠乙和。  
拇戰酒鬪。色高興酣者。豪俠之輝。豪也。青簾低  
垂。孤燈影暗。使人想起。吹兮川風。捲兮青簾之  
情。絲色斷續。而歌色時漏。柔櫓軋々。徐送清風。  
來者。托涼而納他涼也。一大舁舫。載數十人。有  
老爺。有小姐。以唄以舞。混雜極焉者。著明之大  
商。一家一同。偕試一夕之興味也。一葉之扁舟。  
唯點一角燈。無妓無酒。二儕三輩。相共高談。哄

二層  
內外客已  
集焉是夜  
不得無此  
段也  
夜景繁昌  
之大眼目  
寫得祭爛  
恨我余董  
貧生之興  
及乎此矣  
如下段舟  
樓之

笑者投囊底。僅々之阿堵物。而僦通舟來去於  
洲頭也。中洲夜景。於是乎稍備矣。此時蒼穹爽  
涼。宵襟如洗。人間煩悶之百事。與浮雲共一消  
不留迹。可怪。一雷速響。見得雷光閃空。飛龍捉  
雲。直上冲天。又見水面。俄躍波無數之錦魚。活  
々潏々。出沒於波間。一發響北。一發應南。千花  
萬柳。一齊粧得。使水天月地。有紅綠春興之想。  
若使東都人在此。玉屋鍵屋之唱。采應接不遑。

幸未得為也  
實趣如馬  
三層  
層達臺  
自是說入  
真面目文  
章與夜景  
相供去繁  
入簡收結  
最妙  
初說本色  
終復入本

聲。涸。舌。酸。而。後。已。耳。中。洲。之。夜。景。於。是。乎。愈。振。  
矣。兩。岸。酒。樓。綠。酒。紅。燈。如。欲。壓。倒。中。洲。之。盛。幾。  
處。豪。華。驕。絃。妙。歌。似。試。奪。略。舟。中。之。美。舟。者。如。  
突。樓。者。似。圍。馳。驅。競。爭。促。繁。催。昌。在。舟。者。亦。必。  
為。勝。在。樓。者。亦。必。為。負。於。舟。於。樓。各。據。其。所。長。  
而。寄。遊。博。興。也。中。洲。之。夜。景。於。是。乎。最。達。其。極。  
矣。三。更。之。盡。夜。將。闌。狼。煙。響。稍。稀。樓。上。燈。漸。滅。  
舟。去。人。散。而。水。月。次。第。復。光。焉。不。知。前。之。舟。中。

色好至段  
斜押十九  
字寫寂寥  
中之思索  
起稿者此  
時之情如  
何  
景使人如  
見其真景  
寂寥之趣  
使人如見  
其真起稿  
者運筆之  
自在非蹈  
其實地者

涼。味。南。北。樓。上。今。變。為。何。味。也。唯。剩。孤。犬。遠。吠。  
色。與。街。燈。稀。疎。光。而。岸。上。時。見。角。燈。警。棒。之。排。  
徊。而。已。悄。然。茲。回。顧。二。三。更。間。之。昔。恍。如。別。世。  
界。矣。然。而。中。洲。夜。景。之。真。面。目。却。在。此。時。也。吁。  
知。此。真。景。者。自。非。囊。中。無。一。物。如。余。者。不。及。觀。  
焉。水。光。月。色。於。是。乎。果。不。辜。負。寒。書。生。也。豈。得。  
不。記。以。謝。乎。哉。

此篇余知友旭水子記文也。雖非為本誌者。

不能也縱  
且已成囊  
中無一物  
者之手稿  
吾不信也  
自由鄉  
主人濫  
評多罪

然亦於該地實況頗詳悉所以不得不割數  
紙之愛也次篇時有記名者皆此例也而若  
或有誤謬之責編者擔之讀者了焉。

編者謹識

大阪繁昌雜記卷一終

明治十年九月六日御届  
全 年十月刻成出版

編輯者

靜岡縣士族

奧澤信行

大阪府下第一大區赤区南本町  
壹丁目八番地寄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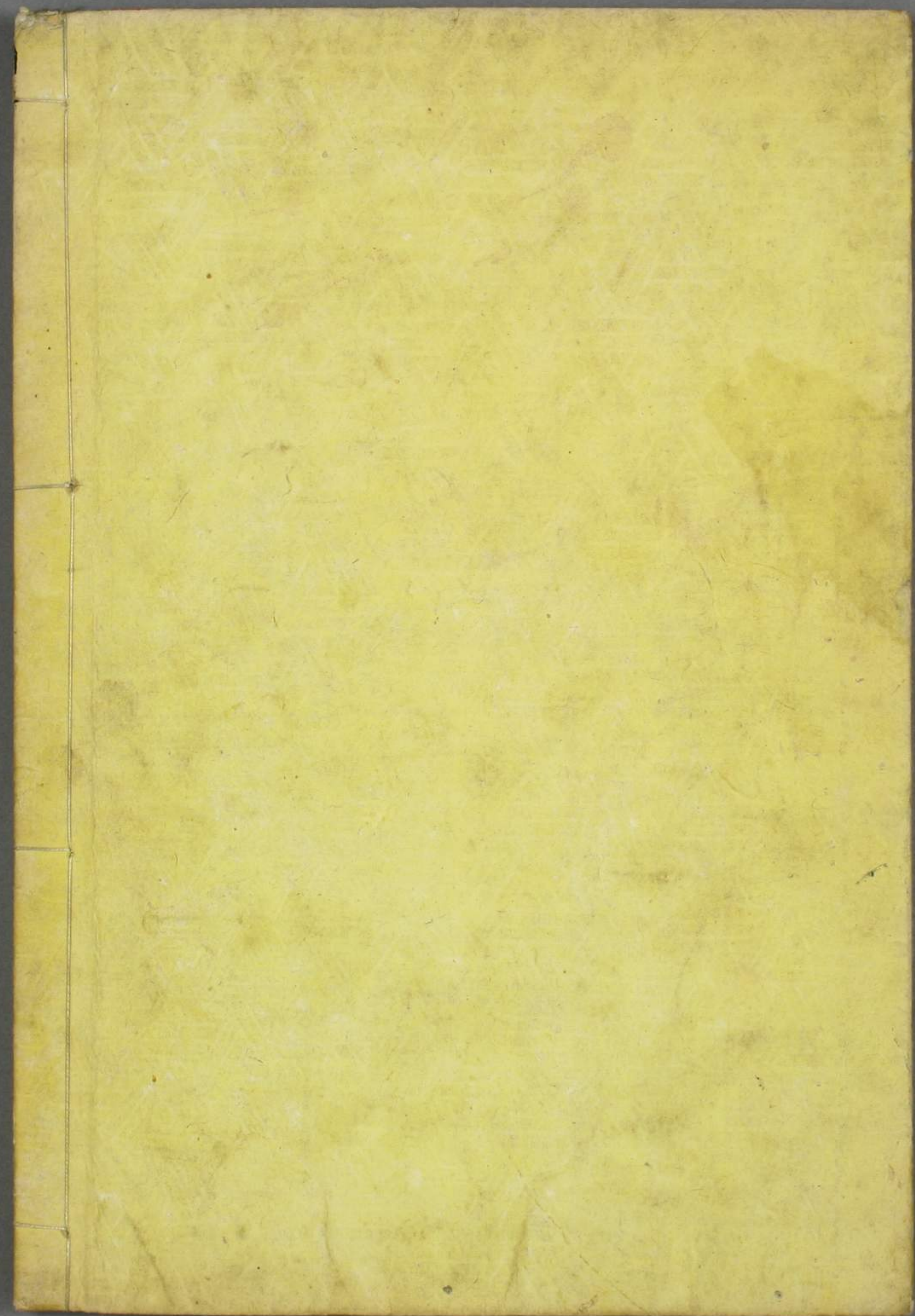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吉岡平助

大阪府下第一大區八小區備後町  
四丁目三十番地





紀元二千五百七十年十月刷行

真澤信行編輯

大阪繁昌雜記  
初篇

大坂書林

寶文軒發兌



38  
7  
7

